
























實庵字說 (二)

日 晉 皇

日字 Crete 文作  交作  Ojivwa (北美印第安人之族) 文作  Moqui (北美印第安人之族)

安人之) 文作  或  均象日光四射。中國原始象形字，今之遺文可考者，惟伯姬鼎日字猶作  (日人高田忠周古物叢書錄中國古文日字諸形，殊難徵信。)

晉字作  諸形，似亦象日光，易晉卦象，傳均以「明出地上」釋晉字，可證皇字，金文率作  (盪和)  (文王命)  (公錫)  (伯姬)  (空) (寶)  (枚)  (旃)  (王孫)  (毛公)  (頌)  (沈兒) (鼎)  (敦)  (敦)  (鼎)  (頌)  (頌)  (頌)

諸形，亦象日出地上，皇舞以祀星辰，正以羽覆頭上摹肖此形。今日所見殷武丁以後之甲骨文，日字已無作日光四射形者，蓋其時去圖畫文字已遠，殷初尙有更古文字，可以推知。甲文  或  爲畫及暉、暉、暉諸字之初形，尙有日光四射之意，秦篆畫作  說文訓爲日之出入與夜爲界

從書省，从日暉、暉、暉一字，均謂日光，(二徐本說文日部均有暉，訓光也，鉉光係，亦訓光也，按孟康謂暉爲日旁氣，鄭眾謂暉爲日) 說文謂暉，从日軍聲，暉













109713













有暉，亦訓光也，按孟康謂暉爲日旁氣，鄭眾謂暉爲日) 說文謂暉，从日軍聲，暉光係，是暉暉一字之證。暉字最後出，說文無之。

東方雜誌 第三十四卷 第六號 實庵字說(一)

从火軍聲；古形古義，遂至全晦。

星 晶

說文  篆下云：精光也，从三日  篆下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从晶生聲，一曰象形，從  (徐鍇本如此作，徐鉉本作口，誤。) 古  復注中，故與日同。  古文星，星或省作  徐鍇謂  本象星形，注其中偶與晶字同。按古簡器文星字有作  者，此當爲原始象形字，後或注中作  (晶星一字) 或作  乃加聯線，以定星羣之名，如後世天文圖之所爲，又其後轉誤爲  爲  最

後省作  形義均不可解矣。參星字，宗周鐘作  克鼎作  毛公鼎作  卽鼎作  此可證星字初形爲  或  非  也。說文既謂  爲古文，又謂古  注中，於參星字篆文作  亦云：或省作  又如 本古文五，秦篆改作 說文乃謂 古文省，一若秦篆在前，古文省之作 如此之類，不可悉舉，許氏蓋謬以秦篆爲造字初形，定爲一尊，其他古文皆後出之異體也。

王庶叟黨朕往

說文云：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此與士下引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用下引衛宏說：从下从中，造下引譚長說：造，上士也。東下引官溥說：从日在木中，黍下引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几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秃下引王育說：蒼頡出見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愚下引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字，匕下引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易，下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氏下引楊雄賦：響若氏隕，武下引左傳：止戈爲武，无下引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亥下引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皆秦漢人不見殷周古文者之謬說，龟甲卜辭王字作王、去、五、王，諸形以時遞變也，金文作王、(孟)王、(格仲)王、(宰甫)王、(者河)諸形，吳大澂謂王字从二从山，古火字，按从火是也，从二則非，火字甲文作山，或山，篆文火卽由此變，金文亦作山、(魯)然字作𠄎、(虎)此王字从火之證，吳氏謂火盛曰王，德盛亦曰王，是其知王字之从火，而不知从火之義矣。△象火焰，上加一或二，示掌火之義也，非謂德盛，火盛曰王，廣韻作旺，今用爲旺盛火旺字，猶存王字之古義，或以甲文△似△，謂王卽立，古位字，非也。造字非一代一人之事，異義之字，或偶然同形，釋字固以形聲義三者俱通爲確詁，否則寧捨形而取重音義，況甲文△之與△，並不同形，△之△爲△之虛形，象火焰上行，△象人立地上，△手微向下垂，形聲義

均絕遠，古文春秋經公卽位作公卽立，倘王位一字，則爲公卽王矣，此成何說，毛公鼎一器之中，先王命之王作王，朕位之位作△，形義各別，安得爲一字，用火乃人類最初最需要最大發明之一，故火之崇重，爲各國初民之通俗，人人戶戶得而鑽木或擊石以取火，事屬後起，上古得火不易，保存火種，爲各族姓中一大事業，在定居以前，尤爲難能之事，卽現代淺化民族中，其游牧之羣，移住他方時，猶必珍重攜帶火種，其法恆由女子燃一木藏於熱灰之內，攜以俱行，現代各宗教殿堂所置之長明燈，猶古代保存火種之遺制。在古希臘神話中，女神赫梯亞 (Hestia) 卽灶神之名，又引伸爲房屋住所之義，古希臘人視此女神 (卽以女神者，母系) 爲每一家族每一城市之聖火守護者，穀物新登，必先享之，宴飲中亦必首舉以饗此女神，其廟堂卽號爲希臘公灶，蓋游牧之羣，眠食悉圍聚火旁，因此卽在定居以後，築室共居，亦只置一公灶於廣廈之中心，故蒲利大內 (Prytaneae) 之赫梯亞廟堂，成爲希臘人原始住宅之紀念，羅馬人之威士達 (Vesta) 廟亦如此。(威士達爲羅馬之灶神，神爲貞女，守護爐灶爲象徵，於羅馬新年，卽三月一日，) 在有史時代，希臘人之移住國外者，尙必由蒲利大內攜取聖火以行，以建立新國之公灶。蒲利大內聖火，爲一切權威之源泉，故希臘「蒲利登」(Prytane) 一語，與首領、國王同義。在中國亦有類此之傳說，史記封禪書：先炊之屬，正義曰：先炊，古炊母神也，禮記禮器：燔柴於奧，(鄭注云：奧當爲饗，) 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云：老婦，先炊也，盆瓶，炊器也。按盆) 史記武帝本紀索

隱引司馬彪莊子注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衣；是中國古亦祀灶爲女神也。庚（庶）字从火象屋，从廿，众也，从火，謂眾人在屋下共火；叟（叟）字从宀，宀室也，从火，手執火也，或作倭，家長掌火之義，嫂字从叟，乃長嫂藏火主火之義，加手作搜，或加广作度，後出之字，執火搜匿，後起之義也；黨字从尙，象屋上窗，从黑，說文巽篆下云：黑，火所熏之色，从炎上出，囟，古窗字，是黨字之本義，乃高出屋上之灶突也。鄭眾注周禮，劉熙釋名，均謂五百家爲黨，周禮地官，鄉制分州、黨、族、閭、比、五級，五家爲比，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也。古書計數每好爲整齊，不可盡信，而若干共火之戶稱曰一黨，其事不誣，是共火之事中國古亦有之也。呈、徃、廷、一字，初形爲呈，即甲文之𠄎或𠄎，从止，从王，後加彳作徃（往），或書作廷（廷）。

（廷）字，呈入止部，也从王，王聲；非也。往既从止，之，往同義，徃廷也，从彳，呈入止部，也从王，讀若皇，訓帥木妾生；往入彳部，訓之別無他，惟止在王上或下而已，即以許證許，呈亦从王不从土。帥木妾生之字，應爲枉，篆文作𠄎，析木以斤，曲。謂往王處取火也，火之所在，亦即王之木必以火，此亦王字从火之一證。所在，朕字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或𠄎，（豐兮敦，桓侯鼎，寶和鐘，伯頤父鼎，鼎，晉鼎，豆閉敦，宗周鐘，仲叔父敦，叔向敦，周）皆象盆盛燃火之木兩手公敦，師襄敦，師適敦，父突敦，義敦，屬此類。）皆象盆盛燃火之木兩手捧之以與人也，金文或作𠄎，（邠敦，師酉敦，魯鼎，毛公鼎，三頌，鄭蕪父鼎，敦，鑄公簋）乃以象鑽木之火種，（與金文氏字作𠄎）篆文从火作𠄎，表象稍疎，而本義不失，（朕之初義，當爲送火種，蓋初民共財，惟難之火種，非比戶所有，其後分工事起，人事漸繁，私財肇端，饋送乃與饋送男女俘虜，其字作併（併），饋送女奴，其字作倭（倭），古之饋不限於女子，西周金器銘文中所謂錫小臣若干，錫臣若干家，錫臣若干人，皆爲戰爭俘虜之男女奴僕，與車馬弓矢金貝土田，同爲賜物，及貨幣制與，饋送朋貝，其字作倭或貴，（篆文作倭，古倭作倭，篆字倭變作叟，亦以象叟手執火，與倭同意。）故爲華乳爲竈

（送），禮文作倭，（倭）華乳爲竈，（倭）爲竈，（倭）皆鼎音鼎均作倭。一氏族之火由酋長主之，一家族之火由家長主之，酋長家長以及後之王者貴族遂以朕自稱，尊貴之字，義即由此而起，屈原離騷亦自稱朕，屈姓楚之貴族也。禮記月令：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鄭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賈逵注左傳云：祝融祀於竈，淮南子時則訓：孟夏之月，其祀竈，高注云：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同火王，故祀竈。史記封禪書索隱引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爲今之竈神，是中國古時亦以掌火爲酋長王者之事業與名號也。王之从火，由庶、叟、黨、朕之从火而其義益明白矣。

帝 不 音

帝字甲文作𠄎，𠄎、𠄎、𠄎、或倒之作𠄎；金文作𠄎（齊侯）、𠄎（周憲）、𠄎（宣）、𠄎（駘）諸形；說文篆文作𠄎，古文作𠄎，與甲文金文俱合。吳大澂釋：已且丁父癸鼎之𠄎，已且丁父癸卣之𠄎，均爲帝字，謂如花之有蒂，果之所自出也，是矣。郭沫若謂：𠄎象子房，𠄎象萼，个象蕊，說尤詳盡。按采爲全蒂，又爲子房及蕊，其上加一，或作𠄎又或本者，謂其上猶有花蕾也；不用爲不字者，（甲文不字有）謂子房猶未熟而成果，淮南子所謂：「萌芽牙蘗，未有形埒」是也。（說文：𠄎，伐木餘也，或作蘗，不古文蘗，帝字有作𠄎者）義爲牙蘗萌蘗，妄訓爲伐木，又別訓又爲鳥飛翔不下來，俱非也。不葦乳爲否，栝从之，或作杯，用不之本義也。又爲牙蘗，故葦乳爲胚爲坏，花房熟則盛大成果，故引伸訓大，小雅常棣：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釋文云：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

109716 正用此義，篆又作𦵏，金文丕一字，均作又或不，(種) 故胚坏或作胚坏。文孳乳爲否(音)，爲栽培字之初形，从口，謂栽培之園地或器也，後

加土作培(培)；賠補賠償之賠，醞酪之醞，以手把土之培，均爲栽培義之引伸；瓦器之甌，義出栽培之器；陪伴之陪，覆倍加倍之陪，均取義於種子之孳生；剖判之剖，取義於種子外殼之分裂；分別部居之部，正謂一帶之內房，尊有分也。緇之从帝，取義於花蕾與蒂及果相締結也；詭從帝，帝又孳乳爲適爲嫡者，皆取義於蒂之開花結果其種性無或謬失也，花止於蒂，蒂次於花，相爲次第，故詭有止義次義，何曾猶言何止，不啻猶言不

次，字或作翅，作適，孟子奚翅食重，奚翅色重，莊子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戰國策疑臣者不適三人，皆以翅或適爲雷。皇爲象日光之皇舞字，故引伸之義爲光爲大，帝爲花蒂字之初文，淺化之初民，見花之有蒂，果所從出，果之種子又復爲花，驚爲神奇，乃以帝爲神號，詩書之言上帝，皆神也，呂刑言皇帝，嘗爲戰國之書，三皇五帝之說，乃戰國時陰陽家僞造以求勝於孔門僞造之堯舜，佞人李斯取之以媚嬴政，其後佞人之徒，伏勝孔

安國董仲舒應劭班固蔡邕，皆以陰陽家僞造之說爲信史，許慎造說文，謂皇字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帝者王天下之號也，惑世誣民之邪說，流傳至於今日，猶視爲天經地義而莫敢以爲非。中國有史時代

始於殷商，農耕與文字初興，兄弟世及之制，猶居優勢，去氏族社會未遠，可知，其時初由酋長而稱王，與歐美之古史同轍，(例如希臘，由氏族社會未

變而爲初期國家元老院，由氏族社會末期之民會(Agora)，變而爲初期國家之 Boule (國民會議)，由氏族社會末期之軍事首領(hegemon)，變而爲初期國家之

時代之執政官(Archon)。羅馬氏族社會末期之軍事首領名曰 Rex，其職權亦如希臘之 Basileus。同爲後世歐洲各國王制之濫觴。hariens 之義爲軍事首領，拉丁語之 Rex 與克勒特愛爾蘭語之 Riab (部落長)，哥德語之 Reia，日耳曼語之 Furrh，英語之 First，丹麥語之 Forste (官長)，其義皆爲氏族長或部落長，即後世譯爲王字之 King (英) 及 Konig (德) 其語原亦出於 Kind，(其前之氏族 Kunnne，義爲氏族長，法語王曰 Roi 亦出於拉丁語之 Rex 也。) 其前之氏族社會，國家刑政猶未興，王尙無之，更安得有皇與帝之尊號。愚妄者流，每喜賤今而尊古，諱言舛味之事，不惜僞造古史以文之，一若吾族真爲退化之民，禍害中於人心，非細事也，故不得不辨。

才哉在存

甲文之𠃉𠃉，金文之𠃉𠃉，古鉢文之𠃉，皆象插枝下子土中形，即才亦即在(在)，栽種字之初文也；後加土作在，以別於才也。(周金文已或有作性，或性者，加土非始於篆文。) 加子作存(存)，謂栽種子也；(古初神木自生，後至庭園農業播種廣耕之田野農藝時代又在其後，壓枝與接木，乃後世最進步之園藝技術，非殷周之世所能有也。) 故甲文金文才在，同字，古書存在通用。才加戈爲戔，戔字篆文作戔，从戈者，掘土以插枝栽種之器也，隸變作𠃉者，仿於金文之戔或戔，𠃉亦即才也。甲文戔字作戔，𠃉

𠃉諸形，金文戔字作戔或戔，从𠃉插土中與从才無異，金文在字作𠃉，𠃉(大夫) 𠃉(南宮) 𠃉(孟) 𠃉(仲) 𠃉(亦孟) 𠃉(父乙) 諸形，亦才中並用。才加木爲材，謂插枝種子爲成材之始，初只作才，後始加木，故才哉均又訓始，栽種初興，非由人智，乃由經驗，即偶然插枝及目睹子落生芽，初試爲之，成效有無，每相察問，故存在二字，均訓問訓察，當其未成，每相疑問，及其已成，每相贊歎，故加口爲哉，用爲疑問詞，(論語：其何) 語已詞，(魯與：岳

曰異哉，

試可乃已，傳曰：昇，已也，言餘人盡已，惟孫可試。詩王（論語：大風：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今吳語猶用哉為語已詞。）感歎詞。（裁問，都鄙乎文哉，君子哉若人，賢哉回也，時哉時哉，管仲）載加車為載，謂車之載物之器小載，皆感歎詞，說文以為言之開也，非是。）載加車為載，謂車之載物如土之載艸木也，古哉載通用，大雅陳錫哉周，傳曰：哉，載也，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引詩哉均作載，用為年載字者，謂種植之物年一熟也，與年字从禾同意，加異為戴，謂插枝種子分異之而增多也，引伸為凡增加之義，加衣為裁，喻插枝必有所剪裁也，加木為栽，中庸：栽者培之，用栽之本義，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注云：樹板幹而興作，釋文引說文云：栽築牆長板，定元年左傳：城成周，庚寅栽，杜注云：栽，設板築，哀元年左傳：楚子圍蔡，里而栽，杜注云：栽，設板築，為圍壘，周而去蔡城一里，此栽之引伸義也，謂樹板灌土以築牆如種植，才為語根，哉，在存材，栽，栽，均為葦乳，古音當同讀，Noi，廣韻存字獨不在之哈韻而在魂韻，今廣東語讀真，諄，魂諸韻之舌聲齒聲字，其韻母往往為o，知存字古亦當在之哈韻也。

月 肌 筋 力 腱 骨

月字隸作肯，篆文為月，說文云：骨間肉，月，骨也，从肉，从冎，冎，骨無肉也，此說形義俱非，按脂肪為肥肉，（通俗文曰：脂）肉為瘦肉，一曰：穢，（說文云：穢，肥也，詩：松柏風采冠，隸人穢穢兮，）冎即肌，（肌字篆文作肌，文引詩作穢，）謂居瘦者哀感，脂肪消也，（說）冎即肌，（肌字篆文作肌，或冎，凡在右與在上無別，）為瘦肉之一部，即德語之 Sehne，法語英語之 tendon，據今解剖學，瘦肉纖維結合成束，覆以肉束衣（Perimyium），諸束衣集合而成肌（Sehne），為瘦肉末端附骨之堅韌部分，

狀如繩索，瘦肉由肌之媒介，始與骨骼相結，冎字之冎，正象肌索在骨肉之間，骨字以冎象骨形，从冎，謂其與肌肉相聯結也，說文謂骨字从冎，有肉，非也，許訓冎為別人肉置其骨，而骨又从冎，若骨字在前，則明非从冎，若冎字在前，何以知其為去肉置骨耶，許書之謬誤類如此，其謂豈从微省，又謂豈从豈省，亦此之類，莊子養生主：技經肯綮之未嘗，釋文引字林云：肯，著骨肉，此肯字之正解，語中肯綮，（養生主釋文引司馬彪：云：綮，猶結處也。）則點頭稱是，故肯訓可，後世肌肉不分，渾言之也，歐語 Muskulatur（德）Musculature（英法）亦肌肉不分，此普通用語，解剖學精析言之，附骨之肌則為 Sehne, tendon 也，華譯 Musculature 為肌，為筋，為肌肉，譯 Sehne, tendon 為筋，為腱，方言中亦有稱瘦肉為筋肉者，皆名之不正者也，按解剖學筋曰 Fascia 各國解剖學者通用此名，上下肢皆有筋，所以固肌肉也，小腿全部肌肉皆為筋膜所掩護，小腿筋膜，上接膝凹筋膜，經過踝凹，與足筋相連，在橫韌帶處，尤緊張而堅實，即腿後粗筋，俗名腿肚者也，人類自直立行動以來，小腿之筋日益增強，行止力作，胛有賴於此，後人筋力聯文，實為一字，力為初文，齊侯鐘鐃作力，篆文作力，師餘尊功字力旁作力，皆象筋形，周禮：治功曰力，力之引伸義也，後引伸義專行，乃別加肉加竹作筋，（从竹者，象竹多，筋而能堅立也。）說文云：力，筋也，象人筋之形，猶存，古義，說文云：筋，筋之本也，或从肉建作腱，王逸注招魂云：腱，筋頭也，按古書有腱無筋，腱當為筋之或體，筋當為筋之譌形，腱从建，取建立之義，筋腱與肌肉為二物，未可混同，今語豬蹄筋，牛筋，則不誤也。

厥、概、棍、困、捆、工、杠、扛、槓、杆、桿、竿、干、戈、篙、根、橐、骨、幹、公、拐、弓、耕、梗、鞭等之音義，皆一之所演化。徐鉉說文注：「音古本切，徐鍇說文繫傳音衰，孤損反，按一即木幹，(亦兼竹杆)」。概字之初文，今語曰棍，自原始之木幹，以至近世最精機器之槓桿，乃人類一切工作用具之基本工具。一豎用之則爲丈(杖)，爲午(杵)，爲捆，爲斤，爲斧，爲槍，爲矢，曲之則爲弓，爲船，歧首者爲耒，爲卜，爲弋，爲干，(學乳爲杆)爲戈，爲矛，爲戟，平首者爲辛，橫用之則爲一(學乳爲王)，橫豎交加用之則爲工(學乳爲杠)爲巨(學乳爲矩)爲𠄎(學乳爲癸)爲兀(學乳爲其)爲冊(學乳爲冊)爲𠄎(學乳爲)爲井，爲葺，(學乳爲)爲函，(學乳爲)古書無一字，惟用概(或作)杖、梲、梲、棒，(說文有梲無棒，玉篇作杵或棒)榜、棍，(說文玉篇均無棍字，宋修廣韻始有之)等後出之字。甲文金文均無一字，惟偏旁有之。說文「訓上下通，中从一，亦訓上下通，均非是，於訓旌旗，杠，从一，則爲一之正解。

父 尹

梁啓超謂父與尹同形同義，非也。甲文父尹二字雖有同作以形者，然父字又有以父𠄎諸形，甲字則否。金文尹字，尹考鼎作以，他器率作尹，父字率作以，與尹字作長一有別，近出土之矢令彝，一器銘文中，三尹字均作以，三父字均作以，其明白不同如此。篆文以尹有別，亦甲文金文

合以象手執短壯而削尖之木斧，故金文父斧均作以，尹象手執長棍，(法國考古學家在法國瑞士洞穴中發見之指揮棒)此形之不同也。父謂家長舉斧率耕，(說文謂：家長率教者)尹謂會長舉棍率戰，此義之不同也。古者用屨除草，削木令銳以耕，淮南子汜論訓所謂「剡耜而耕，屨屨而耨」是也。古初惟有木棍，繼而削首令銳以爲投槍，繼乃以象牙或其他獸骨角裝置槍首，槍首始爲平尖，繼增逆鋒之銛，後演爲矢，亦由平銛進而爲逆銛之銛，至新石器時代，由投槍易爲裝置橫石(後用金)之石斧，後之干戈矛戟，亦導源於裝置銳首之投槍與石斧；後至庭園農業時代，乃肖原始投槍之銳首，製爲短柄之木斧以發土；其後耕地漸廣，短柄木斧，不足以發深而致廣，乃變爲曲木長柄之耜，(後至用金之世，耜首乃改用金爲之)歧首者爲耒，(後用二金)易繫辭云：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故知耒耜初皆用木。又其後，交易事起，斧又用爲貨幣，易旅卦爻辭所謂：旅于處，得其資斧，是也。此可證農器仿於兵器，貨幣又仿於農器；蓋以初民之所需，惟在卻敵取獸，故首製兵器，農事興始需耜器，交易興乃需貨幣，此各時代之生活需要使然，非人類之意想所得而先後之也。發明耕種，爲人類發明火，發明投槍，發明網與舟，發明石器與陶器後之一大事，故凡率耕之長老，皆尊之曰父，且用爲一切男子之美稱，不獨子稱其父也；因之諸利用厚生之發明，其字亦多从父，如斫木之斧，製衣之布(篆文作)熟食之釜，均从父，以誌作器利用之功；或假同聲之甫爲之，父甫同爲男子之美稱，釜一作脯。尹加口爲君，猶之令加口爲命，皆一字之孳乳也。

氏

氏字甲文作了了金文作了了二形(散氏盤及三頤均二形並用)篆文作氏均象

人執木概俯身掘地形金文之象種子篆文變為一氏加一為氏一象地謂以耕器抵地氏氏一字形雖微異而音義並同古無舌上氏讀如

氏故偏旁互用無別例如昭二十九年左傳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杜注云坻止也開成石經作坻說文坻訓箸韻會作箸止小渚曰坻謂水之所止

與泚同義土之所止曰坻水之所止曰泚曰泚箸止皆即氏義故坻坻之義無別又如漢書楊雄傳響若阨隕說文引作響若氏隕師古漢書注曰

阨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阨應劭以為天水隴氏失之矣按小顏正用說文山堆墮之說以應說隴氏為非然亦以氏為阨也說文云

秦謂陔阪曰阨此可證氏氏一字阨阨亦一字故氏羌字汲冢紀年作氏羌汲冢周書作月氏或禺氏管子亦作禺氏穆天子傳作禺知山海經作

月支史記漢書均作月氏史記正義廣韻支韻之氏均音支支知氏古音皆讀如氏古謂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又謂姓統於上氏別於下

蓋以姓為大統氏為小別此猶母系社會初變為父系時之事尙知姓氏有別直至春秋時猶有此遺風父系制日益固定姓遂隨母系制以俱亡

乃改用父之氏以為姓在父系社會姓之為物根本不能成立此時之所謂姓蒙馬以虎皮也姓字从女生謂女所生說文女部所錄姜姬媯姚

媯媯姚嬭嬭嬭皆古之著姓字皆从女在母系社會時所生子女皆以母

方之圖騰為姓故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此感生之神話所由來也鄭玄據

商頌以左祖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之說許慎作五經異義時依左氏說聖人皆有父以駁之及造說文則謂古之神聖人母

感天而生與鄭說同實則上古母系社會時人人皆不知有父(現存未開此猶如此)無所謂聖人之母感天而生也兩漢去古已遠而無父之說西漢諸

儒無異議東漢之末許鄭雖有爭論後復從同此事非偶然也以母系圖騰為姓故曰因生以賜姓以父系耕地為姓故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古之

耕地初為一氏族所有後為各家族所有自母系變為父系氏族變為國家乃以一大氏族或數氏族合成之部落所據之耕地為氏此即所謂以

國為氏以邑為氏也氏族之酋長入國家而為貴族為長老以其家族所據之耕地為氏此即所謂以爵為氏以族為氏也氏別於姓其義起於父

系之耕地其事已在氏族制度之末期漸由母系氏族變為父系氏族姓屬母系氏族制固不限於母系在姓氏混淆之後世自可舉氏以概姓且

氏含種子之義華語氏族與歐語 *Stamm* (義為同一副先之族) 正合漢碑有云姓某是者以是為氏也漢書多以氏為是古氏是二字通用非獨以其同音種

殖必選地擇種氏亦有是非及別專之義也三國志謂是儀本姓氏乃因孔融讖議而改此說本無稽釋有是盛是遷皆在是儀以前乃以何人

之讖議而改耶陳壽不知氏是古通之誼妄採市井流言而謂是儀因孔融一言而改姓也段玉裁知氏是古通矣然不知其所以通之故又惑於

說文氏為巴蜀山堆墮之說謂姓氏之字本作是作氏為假借而不知

109720 姓氏山墮皆氏之引義，而非本義，姓氏之本字果爲是，則昨土命氏之義作何解耶。氏之本義謂人俯身掘地，山旁堆欲墮曰氏，或氏，後加阜作阨作阨，天水隴阨，正謂山勢盤桓而上如龍，旁唯低垂欲墮地如氏，乃氏之

引伸義，段氏謂氏今專爲姓氏字，而氏之本義惟許言之，乃誤信許書所詰皆本義，且又不識氏氏爲一字也。氏象箸地，故華乳爲低，爲底，爲抵，又由抵地引伸爲一切抵抗字。不獨氏氏爲一字，說文之氏亦與氏氏爲一字，說文云：氏，木本也，从氏而大於末，讀若厥。按氏氏之音義取於厥之抵地，氏之音義取於抵地之概，非有二也。初形爲一，華乳爲氏或氏，後變爲厥，華乳爲厥及概。氏加一爲氏，爲氏，氏謂木概箸地，氏則木概穿地矣，此依篆文而言也，若金文則氏氏與氏竝同，不加一也。(氏氏同爲加一，只如說文所云从丁作學也。)初文爲氏，氏氏同爲加一之異體，皆象以木概掘地，後氏專用爲姓氏字，乃別作厥爲發掘字。(金文無厥字，厥字象在厂下用力用安，(安)經：相柳之所抵厥，郭注云：厥，掘也；或用闕，左傳：闕地及泉，闕語：闕爲深溝，皆假闕爲厥。)又以爲木厥字，或加木作概。(說文云：槩，戔也，一曰門槩也；槩，門槩也；槩或作概，槩，槩或作困，荀子：井里之厥，晏子作井里之困，是也。)以氏厥爲假借字之其所奪，乃加手作概，後又作掘。(說文云：概，从手有所把也；(玉篇)引說文無从字)集韻韻會均謂概與掘

同；說文搯掘互訓；詩曹風：蟬婦掘困；孟子：辟若掘井；此二掘字，或後人所改，或周時已有此字，不可知也。)氏爲厥之初文，金文厥皆作氏，經典作厥者，皆後人所改，敦煌本尚書厥皆作氏，可證也。莊子若厥株拘，列子作若鑿株駒，殷敬順列子釋文云：鑿，說文作氏，廣韻謂氏爲古文厥，汗簡亦云：氏卽厥，出尚書，此亦可證氏厥爲古今字，史記引尚書，厥多改作其，厥爲本字，其則同聲假借也。氏氏與氏厥用爲是非及別事詞，引伸於農事選地擇種之義，後世之別事詞底事者，個今北方語之這個，吳語之地個，粵語之點，皆氏氏也；粵語之佢卽渠，(浙江金華讀此，讀卽。)吳語之格個，粵語之嗰個，皆氏厥也。其爲箕之初文，假借爲別事詞之厥，乃別加竹作箕，其義不能引伸爲別事詞，或謂其爲本字，厥爲假借者，大誤。用氏爲別事詞，乃經典及金文之通例，經典之氏，後世傳寫者改爲厥，用其者，假借也。金文之氏，釋者或誤爲乃，克鼎之？，歛敦之？，散氏盤之？，舊釋爲厥卽氏，不誤；召父彝之？，邾公鐘之？，亦氏字，舊釋或爲乃，則誤矣。大孟鼎，既正？民，與井？嗣祖南公，？？明爲異字，而攬古錄均釋作乃，毛公鼎，獸？德，集？命，辟？辟，此三？字，孫釋文亦均爲乃，皆氏卽厥之誤釋也。